

魏故國子學生李伯缺墓誌銘

曾祖翻驍騎將軍酒泉太守夫

軍將軍永興桓侯夫人天水尹

祖寶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

史敷煌宜公夫人金城楊氏

中國書法精粹
新出土墓志精粹

北朝卷上

郭茂育 谷國偉 張新峰 編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

中國書法精粹

敦煌書法精粹
小楷書法精粹
新出土墓志精粹
簡牘書法精粹
金文書法精粹

中國書法精粹

新出土墓志精粹

北朝卷上

郭茂育 谷國偉
張新峰
編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出土墓志精粹：珍藏本 / 郭茂育 谷國偉 張新峰主編

— 上海 :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4.1

（中國書法精粹）

ISBN 978-7-5479-0752-8

I. ①新... II. ①郭... ②谷... ③張... III. ①漢代 - 法書 - 作品

集 - 中國 - 古代 IV. ①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批（2014）第007432號

新出土墓志精粹

郭茂育 谷國偉 張新峰 編著

責任編輯

楊勇 朱艷萍

審讀

沈培方

責任校對

郭曉霞

裝幀設計

品悅文化

技術編輯

吳蕃中

出版發行

◎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

網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

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本

7870×1092 1/8

印張

8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版次

0001-2000

印數

398.00

書號 ISBN 978-7-5479-0752-8
定價 398.00

《中國書法精粹》編委會

主編 王立翔

編委
孫稼阜 王立翔
馮磊 王劍
張恒烟 朱艷萍
張偉生 沈培方
楊勇 胡傳海

出 版 說 明

中國書法，歷來重『二王』經典，至清初開始，又有阮元、包世臣等大力提倡北碑，以至南帖北碑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發展到現今，呈現出并駕齊驅的勢態。故而，清以前之經典，莫非『二王』一脉，清以後，漢隸秦篆北碑摩崖也自成爲另一種經典。

隨着對書法發展史和書法美學的深入研究，人們對書法的理解更加接近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狀況，也更加接近書法藝術的特性和本真。而書法新材料的不斷被發現和考古出土，又給上所探究提供了更爲寬廣的視野和獨特的途徑。因此，除廣被熟知的經典之外，人們不禁一問，是否還有遺漏之精粹，它們能否成爲『新經典』？回答是肯定的。甲骨卜辭、青銅銘文、簡牘帛書、敦煌寫經、刻石墓志、文人題跋等等，它們有的久沒于幽邃之下，有的轉輾于歷史風塵之中，因偶爾的因緣重返人世。它們書法筆墨鮮活，特徵獨具，如河漢星辰，散落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它們或許很難歸屬於『南帖』或『北碑』的經典範疇之中，無法獲得書習者的頂禮膜拜，但其本身却是蘊藏著極具潛力的藝術價值與創作源泉。本着爲書習者們提供更爲全面、豐富的書法資源，與學書者們一起去發現『新經典』的目的，我社邀請書學專家編撰了這套《中國書法精粹》叢帖，希望給讀者提供可資借鑒的『經典之外的精粹』。

本套叢帖將以開掘珍稀書作、挖掘新見材料爲特色，以寬廣的視野、專業的手段、嚴謹的剖析，對中國歷史上的書法遺迹重作鉤沉和梳理，希望爲大家展現『別開生面』的書法史卷。

上海書畫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新出土墓志精粹·序

郭茂育 谷國偉 張新峰

一、關於墓志

《周易·系辭下》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于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上古時期的墓葬，祇是將死者簡單地以柴草覆蓋，埋于荒野，不起墳，也不種樹，也沒有喪禮的期限。隨着社會的發展，喪葬的禮儀也變得繁復起來。《中庸·第十九章》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矣。』為了表示對先人的尊敬和踐行孝道，生者力圖做到對逝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所以喪葬從規格、儀式、隨葬品等方面都逐漸在發生變化。從志墓角度講，上古時期對墓葬不做標記，到後來在地面起墳、種樹、立碑等，都是為了辨識墓葬的所在，以便追念和祭祀。同時為了顯示逝者生前的地位、身份、喜好等，以及生者對其死後所謂靈魂世界的關照，往往在墓葬中放置相應的隨葬品，并有一些標志性的物品，如銘旌、畫像石、印章、墓志等。墓志則是地下以文字志墓形式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

建安十年（二〇五），曹操鑒于東漢立碑厚葬奢靡之風，頒布了《禁碑令》，人們便將碑石以另一種形式轉入地下，成為墓志。自東漢至初唐，墓志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到唐代墓志則達到鼎盛時期，而且一直延續下去。早期的墓志仍然是小碑的形狀，或稱墓表，對逝者的記述比較簡單。到了南北朝時期，無論在文字、規格，還是做工上，墓志已逐漸走向成熟。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時，中原地區的墓志形狀已基本定型，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並且為逝者刻石志墓不但是個人行為，亦成為官府的一項制度。根據官職品秩的不同，墓志的規格也有所區別。一般官階較高，或戰功卓著的志主，墓志尺寸較大，反之則較小。據趙超《試談北魏墓志的等級制度》考證，北魏時期三公的墓志一般邊長三尺；一品二品官員墓志邊長為一尺四寸以上，三尺以下；三品官員墓志邊長為一尺以上，二尺四寸以下；四品以下官員墓志邊長為一尺至一尺八寸之間。隋唐以後，這種制度一直延續下來。如《隋書·禮儀志》、《唐六典》記載，上自

王公，下至庶人，對死後碑碣的規格都有定制。《舊唐書·職官志》卷四十四載，將作監下轄甄官署，《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其他從事官府鐫刻碑志的人員還有中書省玉冊官，以及秘書省、國子監、太常寺的刻字工人。到宋代亦大量涌現民間刻手和官府專職人員進行墓志鐫刻。

隨着考古發掘的進展，埋藏于地下的歷代墓志不斷出土。這些墓志涉及到它們所處時代的方方面面，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在考古學、歷史學、金石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志主的身份從帝王到平民百姓，涉及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墓志記載的內容關乎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風俗等諸多方面。由於墓志文的撰寫者，一般對志主生前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從記載時間、地點、事件看，可信度比較高，雖然不乏虛誇與隱晦的成分，但是許多客觀事實還是值得采信的。也就是說，墓志所記保存了志主生平情況的第一手材料，後世的很多學者通過墓志研究，發現了新的材料，以此補史和證史。所以說墓志的文獻價值是不容忽視的。除此之外，墓志本身的形制、工藝還反映了當時的制度、習慣、書刻水平等時代的特徵。墓志的撰文、書丹、刻工也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尤其是一些名家書寫的墓志，其提供的書法史料和書寫面貌，對當今的書法研究、創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與史料價值

《新出土墓志精粹》精選了近年出土的一批墓志，近八十分。分別出自河南、河北、山西、陝西等地。從墓志的內容上看，大多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與史料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充史載之闕及修正史料的訛誤。王國維曾提出歷史考古研究的『二重證據法』，就是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代文獻記載相印證，作為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地下出土的墓志所載史料，與紙質文獻資料互相印證，對於我們研究歷史和認識歷史的真實性，具有重大意義。

二〇一〇年陝西出土的《丘師墓志》，志形宏大、做工精美、書法俊秀、記載詳實，具有多重研究價值。丘師，父和，兩《唐書》有傳，而丘師其人則文獻記載簡略。《舊唐書·丘和傳》記載：「和以南海之地歸國……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宗遣其子師利迎之。」丘師利，即為丘師。《元和姓纂》卷五載：「師利，左監門大將軍、

冀州刺史、都督、譚國公」，墓志則又記『郿城縣開國公』。檢《郿縣志》，對此確有記載。當時郿縣群盜作亂，郿人丘師利、李仲文聚兵數萬，保護郿縣。後李世民率兵入關，丘、李率衆投唐。志載：『公鞠旅豳岐，屯兵涇渭，承間使傳，接引義兵，逆豎逋誅，潛謀梟虜。義寧元年十一月于長樂宮奉見太武皇帝，蒙授左光祿大夫、郿城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墓志詳細記載了丘師利受封的史實，紙質文獻與出土文獻所記得到了相互的印證，并以此補史載之闕。本書亦收有丘師利之子丘英起的墓志，可以互相參證。

唐《盧大琰墓志》于二〇二一年十月出土于洛陽西郊，據志載，盧大琰，字子玉，范陽涿郡人，其曾祖河童，祖欒，父坦，元和中，歷御史中丞，出宣歙觀察團練使，召入拜戶部侍郎，諸道鹽鐵使，尋充度支使，復出爲東川節度使等職，贈禮部尚書，謚曰貞。兩《唐書》均有盧坦傳，而皆未記其謚號，可補闕。盧大琰無傳。

兩《唐書》盧坦傳皆未談其子嗣。權德輿撰《盧坦神道碑》云：『長子玠，壽州霍邱尉；冢子大炎（琰），前明經調拔萃，以地勢嫌抑；次子大璟，河南府參軍；幼曰瓊，未仕。』知盧坦有四子：玠、琰、璟、瓊。據本志載，盧大琰『有子一人，曰欽顏』；『令弟京兆府兵曹參軍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上柱國大璟』，知盧大璟先爲河南府參軍，後爲京兆府兵曹參軍兼殿中侍御史。以上所載可補兩《唐書》列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闕。

長慶癸卯歲（八二三），王源中爲考功員外郎，白行簡爲主客員外郎，時大琰三十九歲，始登科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徐松、孟冬《登科記考補正》載，長慶三年（八二三）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九人，未錄盧大琰與墓志中提到的石某。此條可補《登科記考》之闕。

歷史記載的訛誤，往往可以通過墓志得以糾正。《唐故雍州錄事參軍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志主李超，史書無傳。父義琰，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右庶子，兩《唐書》有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超』作『起』，應爲字訛；又《新唐書·李義琰傳》曰：『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應爲音誤，此兩處史誤，可以此志正之。

一〇〇四年出土的《徐嶠墓志》，志主徐嶠，唐代中期著名文士。《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傳中·徐齊聃傳》附徐嶠傳云：『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

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而志載『公諱嶠，字仲山』，非『巨山』，可據此糾正正史之誤。墓志撰寫者劉迅，字子玄，史學家劉知幾之子，兩《唐書》有傳。二〇〇九年洛陽偃師出土的《朱延度墓志》全稱《大唐故倉部郎中朱府君墓志銘并序》，朱延度，兩《唐書》無載。唯《元和姓纂》卷一：『漢槐里侯朱雲之後。八代孫至賓，後漢光祿勳，始居錢塘。十八代孫遜之，齊吳平令。生梁領軍朱异，异曾孫延慶，唐倉部郎中也。』清代勞格認爲，《延慶》應爲《延度》。《朱延度墓志》的出土，爲勞格的考據提供了新的有力佐證。

《徐嶠妻王琳墓志》，二〇〇三年于河南洛陽出土，徐嶠撰文，顏真卿書丹，此志不但具有文獻史料價值，還具有極高的書法價值。徐嶠善文，此志文采飛揚，情真意切，娓娓道來，述夫人一生之賢德，叙夫妻永別之傷懷，讀之令人黯然。二〇〇八年洛陽偃師出土的《竇牟墓志》，此志撰文者韓愈，唐文學名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曾言，杜詩、韓文、顏書，皆集大成者也。竇牟墓志的出土，進一步豐富了韓愈的文章面貌。

三、書法價值

墓志首先是以文字書寫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種記錄性文本，所以，我們除了關注其文物價值、史料與文獻價值之外，還應關注其文字及書寫本身的價值。一個時代具有一個時代的書寫特點，從字體到風格，都與它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歷代出土的許多墓志，其書法多姿多彩，美不勝收，有的早已成爲後世的習字範本。如北魏的《張玄墓志》、《刁遵墓志》，隋代的《董美人墓志》等。隨着墓志不斷出土，很多古代書家妙迹得以重見天日，爲當今習字者提供了優良的範本。如近年出土的顏真卿書丹《郭虛己墓志》及本書所收《王琳墓志》、徐浩書丹的《陳尚仙墓志》、王紹宗爲其兄書丹的《王玄宗墓志》，張旭書丹的《嚴仁墓志》等等。除衆所周知的名家之外，還有許多善書者，因文獻失載，而淹没無聞。由於他們所書的墓志出土，他們的書迹又煥發出耀眼的光芒，促使研究者不斷發掘探索，追蹤他們的行迹，同時他們的書作，也成爲我們學習和創作遵循的典範。

本書所選墓志在書法風格方面均具代表性。首先，如北朝的一批墓志，充分展現了當時的書體演進及書風導向。如

北魏《李伯欽墓志》，此志從書丹的角度來講是北魏較好的墓志之一，據《魏書》、《北史》等資料記載，李氏家族，精于典章而長于案牘，亦不乏善書之人。由于按當時的習慣，一般不落書丹、撰文者姓名，所以不知何人所書。據推斷，墓志書丹者，或為李氏族人。隋代的《齊士幹墓志》是帶有隸意的楷書。此志筆畫精緻，結字謹嚴，整篇墓志乾淨均勻，仍未脫魏碑風神。隋代的《田彪墓志》是帶有楷書意味的隸書，雖絲不苟，但明顯隸意已被楷法衝淡。

陝西出土的《丘師墓志》，規模宏大精美，尤其是墓志書法，極具歐陽詢之楷書風貌，筆致氣度，與歐楷無二。隋代及初唐的墓志多不署撰文、書丹者。據志載推斷，丘師卒于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十一月十日，年六十二，其生于北周大成元年、大象元年（五七九）。歐陽詢生于陳武帝永定元年（五五七），卒于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八十五。歐陽詢長丘師二十二歲，應為丘師父輩。丘師父丘和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卒，年八十六，當生于北齊天保三年（五五二），長歐陽詢五歲，他們曾同在隋朝為官，不知是否兩家交往深厚。而且，丘師卒時歐陽詢尚在世。歐陽詢八十一歲所書《溫彥博墓志》，是目前發現其最晚的作品，此《丘師墓志》不知是否為其所書，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徐嶠妻《王琳墓志》書丹者為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以忠烈、善書而名垂青史。在書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顏真卿傳世之作多為中晚年書寫，而此志乃其三十二歲所書，比《郭虛己墓志》尚早九年。此志書法莊嚴端麗，平整秀潤，為研究顏真卿早期的書法面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扶風竇氏是唐代較為知名的世家大族、書法世家，著名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竇勗、竇蒙兄弟即出自其中。《竇牟墓志》從志文記載可知，書丹者竇庠為志主之弟，亦為扶風人。或可推斷，其與書法家竇氏兄弟出自一族，亦為善書者。此志秀穩工整，清雅莊重，頗具唐楷風神。

《唐李收墓志》書丹者鄭絅，為唐憲宗朝宰相。《書史會要》對其書法評價：「幼有奇志，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故于翰墨亦精。」鄭絅書此志時年僅二十六歲。此志文書法，疏朗秀逸，不失法度。兼具歐、虞風神，實為中唐之後，楷書之優秀作品。《徐嶠墓志》書丹者劉繪，《書小史》卷十記載：「劉繪，彭城人，為延安都督，善書。」可知劉繪史有書名。此志點畫勁健，兼得圓融，變化多端，隨心所欲，名不虛傳。

隋唐以來曾涌現大批僧人書家，如智永、懷素、高閑、辯光等。由於佛教盛行，抄寫經文的人越來越多，僧俗之

衆，屢見不鮮。《鄭鮓墓志》寫于大和九年（八三五），署為『聖善僧實諦書』，實諦史書無載，觀此志書寫風格，筆法蘊藉蕭散，學智永《千字文》之筆意，可以推斷應為大量抄經之後的純熟之筆。實諦雖無懷素等人之書名，亦為僧人之善書者，其書迹法度對於學書者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宋代承襲前代之風，一般墓志的書丹者亦為善書之人，宋代的知名書家亦多為人書志。本書收錄的宋《馮拯墓志》其撰文者宋綬，為北宋名臣，翰墨高手。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宋綬……嘗為小字正書整整可觀，真是《黃庭經》、《樂毅論》一派之法。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綬二人。』但此志非宋綬所書，書丹者為劉太初，《宋史》無傳。此志為奉勅書，以行書為主，點畫精緻，筆勢流暢，取法王羲之，極具欣賞價值。此志在刻石方面也為我們研究宋代官方書刻碑志制度提供了珍貴的文獻史料，其署為『中書省守闕玉冊官御書院祇侯晉文寶、王守清、沈政、鄒義刊字』。《任逸墓志》刊石者閻永真，為北宋著名的石刻工匠，亦有諸多石刻作品存世。

隨着現在出版業的發展，古代著名書家的作品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備于案頭，欣賞臨習。名家書迹自然蔚為大觀，而在幾千年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好書淹没者不可勝數。紙壽不過千年，金石則萬載不朽。墓志作為一種喪葬禮儀中的獨特物品，恰好為我們彌補了這個缺憾。隨着清代金石考據的興起，墓志研究逐漸被納入歷史、金石、書法研究者的視野。因為墓志被埋藏于地下，很少受到自然界和人為的破壞，一般出土時字迹清晰，光鮮如新。古人制作墓志，極其嚴肅而鄭重，從撰文、書丹到刻石，都要盡可能做到最完美。所以知名書家或者當時的善書者，便承擔起書丹這項任務，因此他們的書迹也有幸得以保存下來。近年出土的墓志中，不斷有書史上赫赫有名的書家，如歐陽詢、顏真卿、張旭、徐浩等人的書丹，如本書收有顏真卿書丹的《王琳墓志》。還有一些非以書法名世之人，我們亦有幸見到他們的字迹，如本書收錄的唐代宰相鄭絅書丹的《李收墓志》。墓志制作作為古代喪葬禮儀中的一種普遍行為，其中大多數的墓志書丹者並非書法名家，但是他們的書寫水平，亦十分可觀，值得後世的書法學習者借鑒。

目錄

北朝卷上

北魏	李伯欽墓志
北魏	程曠墓志
北魏	楊仲彥墓志
北魏	趙盛及夫人索始美墓志
北魏	元寔墓志
北魏	楊璉墓志
北魏	緜光姬墓志
北魏	于神恩墓志
北魏	楊兒墓志
北魏	王馥墓志
北魏	張徹墓志
北魏	趙謐墓志
北魏	元長文墓志
東魏	辛琛墓志
東魏	王茂墓志

88 86 72 68 60 52 50 48 40 32 18 12 10 4 2

目錄

北朝卷上

北魏	李伯欽墓志
北魏	程曠墓志
北魏	楊仲彥墓志
北魏	趙盛及夫人索始美墓志
北魏	元寔墓志
北魏	楊璉墓志
北魏	緜光姬墓志
北魏	于神恩墓志
北魏	楊兒墓志
北魏	王馥墓志
北魏	張徹墓志
北魏	趙謐墓志
北魏	元長文墓志
東魏	辛琛墓志
東魏	王茂墓志

88 86 72 68 60 52 50 48 40 32 18 12 10 4 2

魏故國子學生李伯欽墓誌銘

曾祖翻驍騎將軍酒泉太守夫人晉昌

唐氏父璡冠

軍將軍永興桓侯夫人天水尹氏父永張掖令

并州

祖寶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并州

刺史燉煌宣公夫人金城楊氏父禕前軍參軍後夫

并州

人同郡彭氏父含西海太守

并州

父佐使持節安南將軍懷相荊秦四州刺史兼都官

并州

尚書泾陽照子夫人同郡辛氏父松鎮遠將軍漢陽

并州

太守狄道侯俊夫人熒陽鄭氏父定宗

并州

諱伯欽秦州隴西郡狄道縣都鄉和風里人也幼而

并州

岐悟明經早歲縉韻沉華談端韻密故以衿嶺於上

并州

庠峻樹於胄子矣方隘亮家之寄增荷薪之屬必慶

并州

有巖確因無實春秋十有三魏太和六年歲次壬戌

并州

二月丙辰朔廿七日壬子卒於平城蕙殘畧春名流

并州

勸惜粵景明三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
丙申遷窆于鄴城西南猶寺東原吉還里
誌銘珠潛驪浦琢藏琨岫桂筭冰襟必也洪胄弱而專術
淵童洞究高第國庫明經獨秀來翫有言仁允無壽
白楊一晦松門不晝龍草時襄清塵歲茂

北魏 李伯欽墓志

志高四十八厘米，寬四十八點五厘米。

志文凡二十行，每行字數不等，共三百五十字。

二〇〇一年出土于河北省臨漳。

志主是北魏李伯欽，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曾祖李翻、祖李寶、父李佐皆爲國之重臣。志主李伯欽幼而聰慧，可惜，春秋無實，十三歲夭折，卒年爲魏太和六年（四八二）二月。景明三年（五〇二）十二月遷窆于鄴城西南時所刻此墓志。

從總體而言，此墓志沉穆又合法度，毫無粗率之處，結體偏長，字形端穩，而點畫方圓皆備，筆畫的搭接也具備較高的法度，是一件不錯的學習範本。（堯遠生）

魏故討寇將軍奉朝請天水太守程君墓誌銘
府君姓程諱暉字保明涇州安定郡烏氏縣奉
義鄉崇賢里人也祖父景姚鎮東府長史昭陽
太守值中國喪亂乃率合宗族遷于洛陽父龍
洛州主薄州都假給事中河南令君年廿四司
州收咸陽王辟為兵曹從事後拜輔國府中兵
叅軍行天水武都二郡太守府罷仍除奉朝請
領殿中侍御史加討寇將軍春秋五十有七
正光二年歲次辛丑六月丁卯朔三日己巳遘
疾卒于京師洛陽縣永安里之宅粵十一月乙
未朔廿六日庚申卜窪于伊洛之南維氏原塋
堦澗東九百步乃作銘以誌之其詞曰